

中学古诗文

浅析

初中部分

河南

教育出版社



中 学 古 诗 文 浅 析

(初中部分)

郑州四中语文教研组编

河南教育出版社

中学古诗文浅析
(初中部分)

郑州四中语文教研组编

责任编辑 韩凤阁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汝南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14.75印张 373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910册

统一书号7356·101 定价2.60元

前　　言

为了配合中学语文教学，我们在1978年集体编写了《中学语文古诗文浅析》一书。1982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增补了当时中学语文教材中新选入的篇目，是谓“增订本”。时至今日，中学语文课本已从“试用本”过渡到“正式本”，这套“正式本”教材要保持稳定数年。为此，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除对篇目作了相应的增补与抽换外，在目次的安排上则完全依照教材中的先后为顺序。本书分初中部分、高中部分两册出版。这将方便于读者。

此次修订，保留了本书的特点，每篇都有原文、注释、说明、分析和译文（小说和个别篇目没有译文）五个部分。书中“注释”部分，行文力求简明，但词条又求详尽，这是考虑到广大自学者的需要。

此次修订，主要执笔者有侯尚忠、苏栩、郭云锡、郑士鵠、张建华、张明标六位老师。编写者还有刘英、刘烨辉、张忆军三位老师。全书由张明标老师担任主编。

由于我们教学任务繁重，加之水平有限，本书虽几经修订，但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郑州第四中学语文教研组

1984年9月

目 录

初 中 第 一 册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施耐庵	(1)
寓言三则		
智子疑邻	《韩非子》	(13)
塞翁失马	《淮南子》	(16)
黔之驴	柳宗元	(19)
为学	彭端淑	(24)
伤仲永	王安石	(27)
故事三则		
两小儿辩日	《列子》	(32)
乐羊子妻	范 畚	(35)
卖油翁	欧阳修	(38)
狼	蒲松龄	(41)
诗八首		
敕勒歌	北朝民歌	(46)
鸟鸣涧	王 维	(48)
静夜思	李 白	(50)
蚕妇	张 俞	(52)
回乡偶书	贺知章	(54)
凉州词	王之涣	(56)
江畔独步寻花	杜 甫	(58)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61)

初中第二册

- 美猴王 吴承恩 (64)
《论语》六则 (69)
扁鹊见蔡桓公 《韩非子》 (76)
周处 《世说新语》 (80)
口技 林嗣环 (85)
观巴黎油画记 薛福成 (90)
诗八首
 卖炭翁 白居易 (94)
 长歌行 《乐府歌辞》 (99)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102)
 秋浦歌 李白 (104)
 江南春绝句 杜牧 (106)
 惠崇《春江晚景》 苏轼 (108)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110)
 舟夜书所见 查慎行 (112)

初中第三册

- 制台见洋人 李宝嘉 (114)
愚公移山 《列子》 (129)
童区寄传 柳宗元 (135)
李愬雪夜入蔡州 司马光 (141)
大铁椎传 魏禧 (148)
冯婉贞 (154)
短文两篇
 陋室铭 刘禹锡 (163)
 爱莲说 周敦颐 (166)

图画蔡元培(170)

诗词八首

木兰诗(176)

望天门山李白(182)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陆游(184)

石灰吟于谦(186)

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188)

春夜喜雨杜甫(191)

忆江南白居易(193)

渔歌子张志和(195)

初中第四册

杨修之死罗贯中(197)

核舟记魏学洢(206)

活板沈括(215)

桃花源记陶渊明(221)

小石潭记柳宗元(227)

马说韩愈(231)

卖柑者言刘基(234)

黄生借书说袁枚(240)

诗词八首

观沧海曹操(244)

石壕吏杜甫(247)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251)

别董大高适(253)

过故人庄孟浩然(255)

钱塘湖春行白居易(258)

如梦令李清照(260)

西江月 辛弃疾 (263)

初中第五册

范进中举 吴敬梓 (267)

公输 《墨子》 (282)

《孟子》二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9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91)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 (299)

捕蛇者说 柳宗元 (309)

岳阳楼记 范仲淹 (317)

醉翁亭记 欧阳修 (325)

芋老人传 周容 (333)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342)

诗词六首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348)

 黄鹤楼 崔颢 (352)

 送友人 李白 (354)

 过零丁洋 文天祥 (356)

 浣溪沙 苏轼 (359)

 清平乐 村居 辛弃疾 (362)

初中第六册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曹雪芹 (366)

曹刿论战 《左传》 (377)

陈涉世家 司马迁 (383)

隆中对 陈寿 (394)

出师表 诸葛亮 (405)

- 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 (413)
叔向贺贫《国语》 (418)
唐雎不辱使命《战国策》 (424)
登泰山记姚鼐 (430)
诗词曲六首
陌上桑 (438)
观猎 王维 (44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447)
渔家傲 范仲淹 (450)
山坡羊 潼关怀古 张养浩 (453)
朝天子 咏喇叭 王磐 (457)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1]

施耐庵

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2]，拣个齐楚阁儿里坐下。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3]，认得是鲁提辖，便道：“提辖官人，打多少酒？”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4]。”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5]，又问道：“官人吃甚下饭？”鲁达道：“问甚么！但有^[6]，只顾卖来^[7]，一发算钱还你^[8]！这厮^[9]，只顾来聒噪^[10]！”酒保下去，随即烫酒上来，但是下口肉食，只顾将来摆一桌子^[11]。

三人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12]，说得入港^[13]，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酒保抄手道^[14]：“官人要甚东西，分付卖来。”鲁达道：“洒家要甚么^[15]！你也须认得洒家！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隔壁吱吱的哭^[16]，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的钱！”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女两人^[17]，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得他

来。”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手里拿串拍板，都来到面前。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拭着眼泪，向前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18]。那老儿也都相见了。

鲁达问道：“你两个是那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东京人氏^[19]，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20]。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21]。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22]，虚钱实契^[23]，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父女们盘缠^[24]。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父女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

鲁提辖又问道：“你姓甚么？在那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儿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

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女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25]，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26]，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李忠、史进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27]。”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28]，明日便回东京去，何如？”父女两个告道：“若能彀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爹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甚么^[29]，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女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店主人家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

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只顾自去，

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赔。”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

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30]，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问他。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当夜无事。次早五更起来，父女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高声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处？”小二道：“金公，鲁提辖在此寻你。”金公开了房门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甚么！你去便去，等甚么！”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那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小二爬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女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

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31]，坐了两个时辰^[32]。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

身，径到状元桥来。

且说郑屠开了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33]：要十斤精肉，切作臊子^[34]，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郑屠道：“使得，——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成臊子。

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

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叫人送去？”鲁达道：“送甚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小人切便了。”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的切做臊子，把荷叶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饭罢时候。

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

来。

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的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35]？”鲁达听得，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着眼，看着郑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36]，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

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37]，那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38]，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

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

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

郑屠当不过^[39]，讨饶。鲁达喝道：“咄^[40]！你是个破落户^[41]！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42]，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43]，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44]。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

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

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注释】

[1] 鲁提辖：姓鲁名达，任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县）经略府提辖。他打死“镇关西”后，因逃避官方缉捕，出家为僧，法名智深，绰号“花和尚”。以后参加梁山起义军为重要将领之一。提辖，是宋朝掌管练兵、捕盗的武官。镇关西：是渭州地方恶霸郑屠户的绰号。

[2] 三人：指鲁达、李忠、史进三人。原来“九纹龙”史进，要到延

安经略府投奔师父王进，路经渭州遇见鲁达，二人一同去酒楼的路上，又遇见史进学习武艺时的启蒙师“打虎将”李忠，于是三人一同来到潘家酒楼上。

- 〔3〕唱喏（rě）：作揖行礼。
- 〔4〕角：古代容四升的量器，后来用作酒的计量单位。
- 〔5〕按酒：下酒。
- 〔6〕但：只要。
- 〔7〕只顾：只管，尽管。
- 〔8〕一发：一总，一齐。
- 〔9〕厮：对人轻蔑的称呼。相当“小子”，“家伙”。
- 〔10〕聒（guō）噪：吵闹。
- 〔11〕将来：拿来。将，拿。
- 〔12〕较量：讲论。
- 〔13〕入港：相合，投合，说得来。
- 〔14〕抄手：两臂交叉在胸前，表示陪小心的样子。
- 〔15〕洒家：一般男子自称，是宋、元时的方言。
- 〔16〕恁（nèn）地：如此，这样的。
- 〔17〕绰酒座儿：串酒楼趁上座的机会。也叫“赶座子”。唱的：卖唱的人。
- 〔18〕道了三个万福：即向三人各施一礼。万福，旧时妇女向人致礼，双手叠放襟前拜拜，口里说声“万福”。
- 〔19〕东京：北宋都城，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氏：籍贯。
- 〔20〕南京：今河南省商邱市；北宋时称，南京。
- 〔21〕生受：遭受磨难。即“活受罪”的意思。
- 〔22〕写了三千贯文书：立了卖身文契，契上写明卖主收到卖价三千贯。贯，串。一种中间有孔的铜钱，也叫“制钱”，可以用绳穿起来，一串是一千个。
- 〔23〕虚钱实契：卖契上写明钱数，卖主并未得钱。这是郑屠仗势欺人的恶霸行径。
- 〔24〕盘缠：生活费用。
- 〔25〕腌臢泼才：肮脏的无赖。腌臢（ā zā），肮脏。